

荆州晚报



微型小说

回刘靖安

怪病

最近,大炮发现自己不管是做事,还是走路,总想回头,一念之间,头就不由自主地看到了身后。

大炮竭力压制这种欲望,但越压制,回头的频率反而越高。同事觉得奇怪,就问他。如果背后有一只蚊子,他就说,嗡嗡嗡,吵死人了。说完,还煞有介事地挥几挥手,把一只蚊子赶得惊慌失措。如果背后有人,他就说,好像有人在喊我。然后,随手拉住一个超过自己走到面前去的人,问,是你在喊我吗?弄得别人哭笑不得。

没过多久,大家就发现大炮的头有些偏了,走起路来,身子也不协调,一扭一扭的,像一只企鹅。

这天,大炮下村回来,走在高高的河堤上。天色已晚,大炮的眼睛跟着头向后偏着,看不到正前方,脚下—块石头绊了他—跤,他一个俯冲,栽下了河堤。

大炮被送进了县医院。

不久,大炮的伤全好了,但他的头却偏得更厉害了,严格说来已经是向右后方拧着了。这是大炮第一次下床时发现的。当时,他也没在意,以为是在床上睡久了,身子麻木了,活络活络就没事了。于是,他伸了伸胳膊,做了几个下蹲,然后双手叉腰,使劲扭着脖子,打算让脑袋归位,但脖子不听话,和他较上了劲儿。这样一来,他就慌了,连忙喊来了医生。专家会诊,众说纷纭,束手无策。

大炮不得不出院,他侧着身子走在大街上,眼睛看着右后方,显得很别扭。妻子劝他到省城看看。大炮生硬地摇着头,说,算了,我这病,估计去北京都是白搭。

要不,我们回县城找王医生看看,也许……妻子欲言又止。王医生是大炮的朋友,开了一家心理诊所,生意很好。

那家伙比猴还精,算了,哪儿也不去,就回家。大炮说。

大炮是个很要面子、注重形象的人,回到家就不想去上班,但不去又不行。无奈之下,只得一早—黑去看看,大多时间待在家里。误了几次工作,县上来人了解了情况,就动员他辞了职。

一天中午,王医生突然看他来了。—进门,王医生把大炮从头到脚看了一遍,说,我听说你得了怪病,来瞧瞧。

东拉西扯了一番,王医生言归正传,风趣地说,你们当领导的,怪病多,最近,我医好了好几例。你这病,和他们一样,八成是心理上的毛病。

大炮说,是吗?那你试试吧。

可以,不过,有个前提,你得说真话,让我对症下药。

大炮沉吟着,无语。

见大炮不说话,王医生站起来,告辞走了。临走时,给了大炮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第二天,大炮就进城找王医生去了。

第三天,憔悴了许多的大炮,在妻子的陪同下,走进了县纪委。走出县纪委那天,阳光很好,走在阳光里的大炮,再也没有往后看的欲望了。

大炮的怪病,竟然不治而愈。



名家新篇

回周泽雄

在汉语文本中,我见到“文人相轻”—词,恐怕不少于一千次了。虽然具体细节失忆,但回想起来,每次见到“文人相轻”,我都能在字句背后窥到“证明完毕”四字:引用者视它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仿佛那那就是一条勾股定理。

对此,我不以为然。

众所周知,该成语出自魏文帝曹丕的《典论》,曹丕在该文开头写道:“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自古而然”四字,听上去已经有点“证明完毕”的意思了,何况曹丕接着还举了个前朝文人的“相轻”例子,以资佐证。但我记得很清楚,在他的《与吴质书》里,曹丕评点了同时代的大量文人。笔墨中有批评,但表扬更多,而且,我必须公正地说,所有的批评和表扬,态度都极为诚挚友善,完全没有“文人相轻”的痕迹。这封信我就略过不引了,我只想说明—点:“文人相轻”是否“自古而然”,即使在这句话的创立者那里,也大可存疑。

曹丕接着还说了一句话,“文非—体,鲜能备善”,听上去似乎在强调文人未必相轻。的确,先不论资质强弱,抱负大小,不同的文人,经营的文体就各不相同。论项目的众多,文学竞技场从来不亚于奥运会。诗人与剧作家虽可笼统地称为文学同行,但他们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就像我们的田径天才刘翔没必要嫉妒姚明的

篮球成就—样,不同的文人也不妨各擅各的胜场,各领各的风骚。仍以体育为例,我们永远找不到这样—位天才,他可以成为百米短跑和马拉松比赛的双料冠军。运动学常识还告诉我们,一个人在短距离径赛项目中的天赋越突出,他的生理构造也就越不适应长距离赛跑。同样,除掉极个别例子,文学家中也—不易出现伟大的全能选手。在有些作家那里我们很容易发现,他的出众往往是以另外—些领域的拙劣为代价的。比方说,我越是迷恋周作人的散文技艺,我也就越不能想像他在诗歌或小说上的成就。要求周作人写出伟大的小说,大约相当于要求姚明成为体操运动员吧?

作家的行当就像星空,星空之所以灿烂,在于它永远不会拒绝新星加盟。人类精神原本有着宽广的包容度,文学也不像竞技体育那样会对参赛选手作出人数限制,更没有主力、替补之分。李白的存在不会给杜甫的成长制造压力,唐代诗人众多,却—点没有造成文学人口的紧张。在文学天才的国度里,从来没有实行计划生育的必要。文人间的竞争,气氛宽松随意,由于读者对文学天才的需求相当广大(相对而言,他们对画家、音乐家的需求,就要小—些),这导致任何—颗文学新星的登场,都不会产生“今日座满,明日请早”的窘迫。

既然文学的格局天然不易引发你死我活

要想拥有令人艳美的人生财富,你就必须具备三颗心:持久的恒心、无比的耐心和商人般的节俭心。



人生讲义

回地儿

同样的财富

刚参加工作时,—位要好的朋友,每月发了工资,都要拿出微不足道的一点存入银行,勉强自己不动它们,并劝我也这样做。我笑了:“那能存多少钱?能指望它干什么?”许多年轻的朋友也都暗地发笑,他却依然如故。有时,工资低了,哪怕吃得差些,也要完成这个基数。偶尔发了奖金,也存进去。

七年后,两手空空的我和朋友们相继结了婚,都四处去租房住;他却拿出几万元钱,购了—套二手房,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安乐窝。我们又羡慕又震惊。问他,他笑了,说:“那是我七年间积攒的,取出那笔巨款时,我也吃了一惊呢,没有想到竟有这么多!后来,拿出大半做了笔投资,赢了点利,就买下这套房子。”



这件事令我至今难忘。其实,他的工资比我们还低些,但做的比我们都成功。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拥有相同的财富:青春、光阴、才智……有心人,不肯轻易挥霍,点滴积累这些财富,获得了丰厚的回报,而更多的人,总把目光投向远处,看不见它们,结果—事无成。—位美国女人,有了孩子后,回家做主妇,每天异常忙碌。几年后,孩子长大上学了,她却捧出了—卷震惊世界的近百万字的作品。别人问她:“怎么有工夫弄这些?”她说:“手头放—枝铅笔,孩子休息时、做针线活空闲时,就随手写—点。”这位作家就是马格丽泰·密西尔和她的《Gone with The wind》(《飘》)。

这些聪明人提醒我们,要想拥有令人艳羡的人生财富,你就必须具备三颗心:持久的恒心、无比的耐心和商人般的节俭心。



原来如此

回俞璠洋

今天谁请客

公司新来的员工小王是个很有个性的青年,贴身短袖夹克、紧身牛仔裤、新版运动鞋几乎是他每天雷打不动的装扮,虽然这些服装紧凑时尚,但工作起来就显得很不方便,无论是伸手投足还是弯腰下蹲,小王总是显得特别吃力。

看着这一身衣裳穿在小王身上紧巴巴地又拘束又难受,我就对小王说:“你穿这身衣服工作起来多累多麻烦啊,你不如换身休闲运动的衣服。”小王扯了扯衣服笑了笑说:“穿成这样才能勾勒出我强壮身体的优美线条啊!”我听了,看着这新来的小员工无奈地摇了摇头。

按照惯例今天下班之后要全体聚餐,由当月业绩最好的同志请客。这个月公司的业绩我是排在第—的,这大家都知道。可经理还是故弄玄虚地说:“那我们就隆重欢迎本月业绩最好的同志起身接受大家热情的掌声!”

今天这顿饭我是请定了,我搓了搓手正准备起身,忽然见坐在我对面的小王起身站了起来。大家目光都聚集在他身上,眼中充满了不解与迷惑。愣了足有半分钟,小王红着脸从牛仔裤兜里费力地掏出手机说:“对不起,手机震动,我不站起来这手机掏不出来。”

独家连载

我要富贵 (三十七)

林雪 著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新一代知识精英“王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
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到了海南,成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现代私奔版。

果然,在海口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三年下来,几乎所有的大小歌舞厅,他们都演出过,每月十日是他们的寄钱日,阿莲给她儿子寄,黄健给她女儿寄,都是一月300元,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儿女在没有妈妈的情况下,还因为没钱受委屈。汇款单上虽然每次都留有清清楚楚的地址电话,但他们从来没有接到过各自家里的—个电话,—声问候,—封信。他们都尝到了古时候犯了罪的人被流放到遥远荒僻的地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的滋味。来海口三年了,他们没有回过武汉。

每当想到他的女儿瑶瑶的时候,黄健的心就会觉得柔软生疼。走的时候,女儿才三岁,每天,他负责早上送她下午接她。送到幼儿园小班门口,瑶瑶就会搂着他的脖子,用她柔软、温热



大众文艺出版社

的小嘴小舌头吻他,直吻得他脸上有些热烘烘的不好意思,她才松开双手。这是黄健—天中最幸福的时刻,他又幸福又羞涩,真不明白这小人,是从哪学来的这一套。

这是女儿所有成长故事中他唯一能记起的一个。离家的那晚,黄健走得匆忙心焦,没有把女儿的影集带出来,如今只有一张女儿两岁生日时拍的小照,随身带在身边。有时候看到那张灿烂的笑脸,他就会想,瑶瑶现在6岁了,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她还笑得那么好看吗?她还会那样柔柔地吻我吗?当初为什么叫她瑶瑶呢?瑶瑶……遥遥,难道真的是命定的我们今生要分离,要远隔千山万水,要遥遥地思念吗?

想到瑶瑶,他就不由想到阿莲,来海口三年了,他们虽然存了七八万块钱,可是,原本优雅、清高,

为人仰慕的阿莲,却跟着他,像个男人—样,东奔西跑,放下自尊,到各个歌厅自荐,期待着别人请她。

从—个武汉有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变成了歌厅卖唱的,和—些粗制滥造的卖唱者混在—起,每天赶四五个场,工作到半夜二三点,自己—个大男人,却对她—点帮助也没有。就是这样,请阿莲演出的歌舞厅已越来越少,因为,从内地各地来海口寻找机会的年轻姑娘越来越多,二十六七岁的阿莲,竟然已被人说老了。

每当想到女儿瑶瑶想到阿莲,他的心就隐隐生疼,我已经牺牲了—个我爱的人,决不能再让阿莲这个我爱的女人牺牲,我—定要让她过上本应属于她的生活,优雅、高贵、富有、闲适,富于尊严。

这个声音常常在他的脑中响起,他知道,那是他的心在对他说。为此,他下决心改变自己。他到处寻找发财的机会,天天读报看新闻,研究天下态势,因为中国的财运是跟政治紧密相连的。终于,他发现了搞房地产这—行,是最好的属于他的发财捷径。

为了改变自己,改变艺术家的清高,每天早上起床,晚上上床之前,他都要对着镜子念:“我要再坏—点,脸皮再厚—点,他妈的,我—切,都是为了钱,等我有了钱,我就是你爷。”

—开始,阿莲见他这样怪怪的,总忍不住,“噗”地—声笑出来,但后来,天天见他如此,慢慢地她就笑不出来了。